

【有所思】

墙上奔腾着父亲的宇宙

□李曉

去年春天,77岁的山西忻州代县上高陵村农民张福青,从他那槐树拥抱的农家小院启程,携着一颗老灵魂,飞向他生前追问不休的宇宙。

眉眼开阔、面相憨厚的张福青,这个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养活家人的农民,在他去世后,因为一个无意闯入小院的摄影师,把他的故事发布到网络上,让他成了一个“网络红人”。今年1月,“父亲的宇宙——福青小院网上博物馆”悄然上线,在这个视频和文字等建立的“博物馆”里,访客可以看到,小院的主人张福青生前用毛笔在院子的墙壁、门窗上写下两万多字,记录了他对生活的感悟、对家人的叮嘱,甚至对宇宙的追问。

打开张福青的百度词条,可以看到这个种地农民的事迹,他在家里的院子的墙壁、猪圈、厕所、房梁、地基、电线插头上,写满了他碎碎念的满腹心事,还有他仰望天空、对宇宙到底有多大发出的疑问。

这个农民知识分子,种地之余,还有着盘旋在心中的思考。院子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的文字,或楷或行或草,有的用粉笔写,有的用铅笔写,有的用钢笔写,更多的是用毛笔写。木头、砖块、水泥、门窗、布袋、铁皮,都成了他的“日记本”。这些文字记录了他生活中平淡无奇的点滴、他郁积的心事、他苦苦的思考,甚至还有对宇宙的好奇。那年,房屋建成后,张福青这样写道:“希后代每年清明节后扫房垆……冬扫小西房雪,屋无藏鼠洞、鸟窝、鸽居点,院无杂草,不放燃火物,防洪水用大门封进法。”随后,又心有不甘:“77岁,我想修墙,加高二尺及泥后墙面,用砖1600块。”他拿起毛笔,蘸好墨水,想起来就开始写。有时支起木梯维修房梁,半途想到什么,就在房梁上继续写。年纪大了,腰椎难以支撑,一句话要断断续续写好几次,写好后刷一层清漆,防止字体因日晒雨淋而磨损。

“宇宙到底有多大呀?太阳表面温度6000度,中心1500万度……坐飞机到太阳飞20年才能到……有星星2000亿颗。”这些写在墙上的字,对宇宙的好奇和探索,让他在这个小院子里,有了头顶一片星空的浩瀚。

乡邻们看到张福青写在院子里的字,不屑一顾也不以为奇,他们认为,就好好种地,好好过日子吧,写这些又有啥用?

张福青的一生,写满了故事与遗憾。年轻时,他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,命运却不带任何商量地把一片土地交给他去耕耘,同时侍奉双亲,种地养羊,含辛茹苦养育了两个儿子,后来一个去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定居,一个去了北京打工。两个儿子回家很少,平时也交流不多,有时他拿起电话想给儿子打过去,却担心打扰对方,又抖抖手放下了。父子之间的疏离隔膜,让张福青的心时常迷茫空洞。他的晚年生活也充满了劳碌的沉重。妻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和糖尿病,需要终生服药。这个安静的

农家小院,成了老两口相依为命的港湾。

2018年,张福青因心脏问题住院,安装了第二个心脏支架,他在墙上写下遗嘱,叮嘱儿子,自己一旦先老伴而去,让儿子一定要照顾好母亲,他甚至提前准备好了寿棺。

父亲去世后,两个儿子回家,认真读了父亲生前这些特殊的文字,才感受到了撕心裂肺的痛楚,深深内疚没有多陪伴父亲。更追悔莫及的是,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走进过父亲孤独又热切的心房。

张福青这个山西老农民,因为墙上的朴拙文字,在最潮流的互联网上引领了潮流:抢救家史。

和那些在网络上重新打量自己的父母与祖辈的人一样,我也感到自己的“张福青”在心里落地生根。

父亲那年远行以后,我有一天打开樟木老箱子,里面有几本发黄起皱的笔记本,上面规规矩矩的蝇头小楷字体,是父亲中规中矩的记录,年代感的生活扑面而来:“要过年了,准备几丈布票,给父母和孩子们扯上新衣服的布匹,请村里车缝到家里来缝制。”“大舅70岁生日快到了,准备送礼金20元、米豆腐一篮,大儿与他妈去。上次表叔过生,小儿去了,这次轮换去吃点好的。”“清明节,给去世的老辈子送冥钱去……”“6间大瓦房正式建成,共花销积攒的工资736元。”

在一本笔记本上,父亲清清楚楚记录着亲人与亲戚们的农历、公历生日时间,同时用一张手绘表格,仔仔细细捋清了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:叔、伯、舅、婶、姑、姨、侄、甥……亲戚之间的称谓全攻略,在重视礼仪的父亲那里被“一网打尽”。

在另一本笔记本上,我看到,当年只有19岁的大哥患病去世以后,父亲用文字吐露他的心迹:“大娃,我对你的期望最大,你就这样去了,让我和你妈妈的余生,怎么活下去呀……”读到这里,我哭了。想起大哥走了以后,一向身体强壮的父亲,走路也开始吃力了,常常要靠在树上闭着眼喘息一阵。

这些被遮蔽的、被忽视的父亲的生活,在父亲与我阴阳相隔后的尘世,被我重拾一小段,被我看见一部分,我似乎才更深地理解了父亲,悲悯着他那没有轻松度过的一生。那些没有被文字、影像记录过的生活,那些从来没有被打量过的生活,那些从来没有走进过的滚烫内心,在岁月里被毛茸茸的青苔所覆盖,被记忆的屏幕抹平,被时间的河流冲刷,成为永远无法见天日的生命河床。

每个人的一生,都是一首独特的生命史诗。但个人漂泊的命运旅途,大多只有自己在场,无法见证的命运场景,汇成宏大历史的洪流,无声无息地远去。

如果有一天,出走归来,回到那写满命运故事的老父亲的“小房子”,我会忍不住感叹人生的神奇相逢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,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【浮世绘】

香椿记

□赵戊辰

一个暮春的周末,晨跑后闲逛到小区楼下的菜市场。远远地,忽瞥见那躲在冷藏柜一隅的香椿芽,再仔细一瞅,密封盒里,它们拥挤着、蜷缩着,叶片已裹了薄薄的一层霜,价签上的数字刺得人眼睛生疼。蓦地想起小时候外婆炸香椿时总唠叨的那句:“这芽子金贵,得用鸡蛋面糊裹严实了,才不算糟践。”冷气透过玻璃柜门溢出来,在指尖凝成细密的水珠,恍惚间,竟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,那些乍暖还寒的春天。

童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。1979年,外公豪掷积攒多年的钱,从邻居老朱家买下了他那套宅子,给大舅娶媳妇用。后来外公把新宅子北面的墙打通,就跟自家院子连为一体了。至今仍清楚地记得,南院有口水井,井旁有棵香椿树,脖子歪的,半边身子探进土坯墙里,另半边则悬在井沿,皴裂的树皮无言诉说着岁月积攒的风霜。每年惊蛰过后,外婆总要抱着粗陶罐绕树三圈,把隔年的草木灰细细撒在树根周围,她说这是跟早逝的太姥爷学的法子,“香椿最恋旧,得拿往日的烟火气养着。”

第一场春雨过后,香椿树就从冬眠中醒来了,枝丫开始一点点往外钻芽,起初是嫩黄色,等叶片稍大一点,就变成绛红色,叶片透着亮。过了春分,芽子约摸10厘米的时候,就该掐芽了。采香椿是庄户人家春日里最隆重的仪式之一。晨光初露时,外婆换上她那件浆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从门后取出磨得油亮的竹竿,竿头绑着祖传铜钩子,据说还是她陪嫁的物件。我和邻居家大金、小银、二蛋捧着粗瓷海碗在树下围成圈,看外婆用竹竿轻轻别过枝丫,那紫红色的芽子便像星星坠落般跌进碗里,断口处沁出琥珀色的汁液,风里飘来浓烈又略带清苦的香。

待入夜了,风吹得猛一些,那零落的香椿芽便会飘到井台边,掉进井口里。外婆常打趣道:“井龙王也馋这口鲜呢!”而对我而言,记忆里的那口鲜,实属外婆炸的香椿芽了。

香椿采下后,外婆把它们捋顺浸在刚汲的井水里,待叶片渐次舒展开细密羽状纹路时,便到给那些嫩芽做按摩的时候了。外婆揉盐的手法极为讲究,粗盐粒在掌心搓磨成细雪,顺着叶脉簌簌落下,均匀铺陈在芽片上。不可或缺鸡蛋,是二外公养的芦花鸡新下的,磕在青花豁口碗里,如金黄的日轮,在碗中一圈圈漾开。白扑扑的小麦粉,是外公从村东头磨坊刚磨的,一缕缕撒进碗里。木筷快速搅动,明黄的蛋液裹着小麦香,氤氲在午后的春光里,充盈了我整个童年时光。

“油要七分热。”外婆用锅铲试温,大铁锅边缘开始冒出细小气泡,像冰封解冻的河面。当那裹了面衣的香椿滑入油锅,青紫的叶尖瞬间绽放成金盏,外婆用长

长的筷子迅速翻面,一个翻身,油锅里便是惊涛一片。那些原本蜷缩的芽片在油浪中恍若凤凰浴火重生般,身姿渐次舒展。油香漫过窗棂,路过的磨剪子铰菜刀的老汉,总会停下担子深吸几口,说这味道比城里的香油作坊还勾人。

外公把炸好的香椿在盖帘上列成方阵,我总顾不得烫,趁热抓两根塞进嘴里,外婆忙不迭地用笊帚疙疙瘩瘩敲灶台,嗔怪着……未听到的后半句消融在柴火和香椿下油锅时噼啪的爆响里。太阳渐渐抖落最后的光,沉沉掉到山的那边去,八仙桌上的香椿早已堆成小山。外婆独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,就着余火煨壶茶,火光在她眼角的皱纹里蹦着跳着,两鬓的银丝在夜中被风吹起,轻舞飞扬。

待到夏至后,香椿树完全褪去了华裳,羽状复叶在蝉鸣中开始织出满地荫凉。外婆常在树荫下教我识草药,车前草、蒲公英、紫花地丁,她说这些野草和香椿一样,都是老天的馈赠。六月的天,娃娃的脸,有时暴雨突至,铜钱大的雨点砸在椿树叶上,噼里啪啦,嘈嘈切切。外婆和我搬着板凳坐在门廊下,看雨水顺着歪脖子香椿树的沟壑奔流,树根处的泥土翻涌出赭红色的血丝。

我与那棵香椿树的最后一面,是在2019年。我从南方赶来见老宅最后一面,到家时,老屋已经不在,香椿树也已倒了。邻家金奶奶唏嘘道:“你外婆走的那年,香椿树就再也沒发芽,光秃秃的枝丫指着天,活像截焦木头。”

如今,我站在都市的玻璃幕墙下,咀嚼着真空包装的香椿,工业流水线早已驯服了那野性的芬芳,超市里的LED灯冷冰冰地照着保鲜膜下的“有机蔬菜”,却再也照不亮记忆里那豁了边的青花碗。清明回乡上坟,见到村口立着一块“古树保护”的石碑,走近细看,是当年村里被雷劈过的老槐树,周身缠满红布条。突然悲从中来,那些温柔喂养过我们的寻常树木,却已无处可寻。风过时,满树的红布条猎猎作响,像是外婆采香椿时飘动的蓝布衫。

前几日收拾旧物,在小时候外公买给我的字典里,竟发现几片早已风干的香椿叶。对着阳光细看,有金丝若隐若现,蓦地懂得了外婆所说的“金贵”,这些锁在时光琥珀里的碎片,比任何标价的春芽都珍贵。

它们不是商品,是故乡的背影。

深夜伏案时,常觉得窗外的树影在稿纸上摇曳。原来,故乡从未远去,它早已在行囊里装下了伴随一生的回忆:一缕油香,半片碎碗,还有那些裹着鸡蛋面糊下锅的春天。

或许每个游子都是一棵行走的香椿树,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,在某个特定的时段,从灵魂的褶皱处,迸出紫红光泽的新芽。

那是乡愁,又何尝仅是乡愁?
(本文作者为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)